



## 本土文本

## 碰钉记

(小说)

□倪正平

汽车从四车道的省道转到两车道的乡镇公路,再拐进三米宽的村级水泥路,最后从两幢外墙面贴着马赛克瓷砖的二层小楼中间,挤进一片有些杂乱的农村居民区。

曹拥军走下车,不用随行村干部介绍,他一眼就锁定了要找的那家钉子户——映掩在二层三层楼房群里的三间五路头瓦房,这片村民聚集区里唯一的旧式平房。

“不好弄啊!”曹拥军靠着车门点了支烟。“这户主叫什么来着?端木遼,听名就是个老古董。”

旁边的村支书谭光荣搓着手,看看曹副镇长,又望望百米开外的老屋:“要不咱们今天先不进去?想好对策再来。”

“捺日不如撞日,先去探探虚实。”曹拥军把脚边的一粒粗石子踢开,扔了烟头,反手合上了车门。

进了院子,两人看着眼前老屋不觉暗暗叫好。相对于周边建筑简陋的样式,这屋透着股不同凡响的贵族气,虽面积不大,高度也难比现在的平房或楼房,但厚实与精致感扑面而来。老屋的山墙和前后墙均双砖砌成,山墙上木质梁梯横平竖直,立柱为圆料,横梁为方料,都是整块木材;檐椽为碗口粗的槐木,隔着薄薄的灰尘依然油光可鉴;屋顶青瓦整齐扣合,每排直得像刚用木尺推过一般,几棵蓬草迎风挺立;檐头石灰封口基本完整,上面还有清晰的花纹。细看,屋檐下有两排砖雕镶于门框上端。这屋没有常见老宅的破败相,反倒显出经年历久的厚重和韵味。

经常在小区的花树下散步。这些如瓷的骨朵,是节气的腹稿,看到它们如此热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芬芳,顿觉有时我们真的愧对了生活,愧对了大自然给我们触手可及的馈赠。

每当驻足凝视一朵朵花时,顿觉此刻庄严。不要打扰一朵花的修行,它在闭合之间,打通光明的秘境,通往凋零的路上,怀着一颗朝圣的心,谦恭于四季风雨。饮一杯酒的静穆,看一朵花的青春歌唱与衰老憔悴,那些凋谢后褪色的褶皱里全是生命经历的深刻与高贵。

美也罢,丑也罢,风光也罢,落寞也罢,花开花落之间,生命无非是一场自我信仰的轮回和传承。繁华总会过尽,芬芳必然随风而逝,一粒粒种子的信念里,裹着无垠的秀色和对美的恒久膜拜。玉兰树,合欢树长成了瘦金体,水杉树严谨工整中规中矩有着楷体的精神,榆树和黑松枝丫上叶子细致有序绵密,颇有工笔画的天赋。天空是树木的宣纸,树木无它的枝丫在宣纸上书写对节气律令的遵从和讴歌,风是树枝丫的笔锋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高古,仿佛在一两千年前的光阴呼啸而来,历史的烟尘已经远去,而落在白纸上字上的线条笔画传递着中国文化最深沉持久的生命张力。

每一个含苞待放的玉兰骨朵都是



## 江海新韵



## 夏日素描(同题诗)

□王相华  
穿过树荫寻找着流水的影子  
脚印会长出荒草吗  
被风吹倒,又被风扶起的  
一棵草与一个人,此刻,有着  
相同的属性  
像远眺的视线正被  
热浪吞噬,折返或回到内心  
绿叶重叠,你看不清  
群山筋骨上,那些季节里隐  
蔽的词性  
顺着起伏的脉络  
刻入思想某段不朽的光阴  
而对于习惯惯处行走  
将夏日炎炎,写进一张白纸上  
的人

——我更喜欢  
纯粹的,棱角磨平后的沉默  
反衬在大片虚浮的枝头  
借助一阵蝉鸣声  
喊出万物之间没有粉黛的本色

□墨痕  
线条应该是色彩的,偶有留白  
那一定是一条河从林边的茅  
草屋旁穿过。  
可能在群山之间会出现淡淡  
墨痕的勾勒  
那一定是一群羊啃食完青草  
而返回深谷的栅栏。  
但浓墨涂抹的红绿相间  
总是大于那些清淡的部分  
这是“火”,而由火中燃烧出  
的节令诗篇。  
我在一棵盛开的桃树旁驻足  
良久

飞鸟隐没林中,农人耕田,休憩  
而我却隐藏在了一颗桃子慢慢  
泛红的果皮内  
敲打它的核,并发现:  
这微茫时光在一条路中而成  
熟得一波三折  
恰恰连通了我与母亲的一生。

□杨晓婷  
一场雨过后  
凤凰树越长越高  
相互交织的枝丫  
成为一片清凉的天空  
鸟儿抖落羽翼上的雨水  
重新开始了啼鸣与飞翔  
光慢慢返回河面  
两岸的植被  
贪恋着风送来的清凉水汽  
在河面泛起迷人的涟漪  
高高的堤坝多像夏天引起的  
脊背

走。

□吴华  
被露水洗过的鸟声清亮  
重复的音调间  
有我省略的话语  
虞美人从风中探出脑袋  
让季节苍白的脸上  
长出了烈焰般的红唇  
大地变成了一颗滚烫的山芋  
每一片树荫下  
都有光阴流逝的印记  
萤火为夜晚的丛林带路  
蛙鸣从河水深处  
请出从前的乐队  
那些被我数过的星星  
都被神藏在在了  
他宽深的掌纹里

□蔡赞生  
绕着池塘,我把脚步踏进雨  
滴

荷的低声部  
唱和那些剥落莲子的往事  
一段时光似乎前所未有  
似乎一切如旧  
目光直透无人无物的空隙  
水雾中,闻到泥土的气味  
缥缈的影子,在空中摇晃  
心疼枯脉上的一粒冰珠  
包括透支的蔷薇和预支的时间  
所到之处,雨落落  
赫叶悠然,披成夏的另一服饰

□罗秋红  
夏日,怀揣好奇心  
我走进一片竹林  
脚下的野花也读懂我  
逃离凡尘,去深巷找某些  
隐秘的暗语。  
看见一个手艺人,我收住  
脚步。他正在编制竹篮。  
我什么也没想,就买了一个。  
瞬间,看见流年之光,滑入  
竹器视野。而布谷鸟叫醒的  
几个顽皮小虫子,也说出了  
竹叶的“风骨节度”。  
地上的鹅卵石,也赶制一份  
清亮的唱词,装饰手艺人  
打开的“时间隧道”。  
此刻,我提着竹篮往回走  
却看见“夏日”迅速扎进

怀旧工匠的乐园。而我对面  
穿鞋修鞋的女人,拿着一只  
破鞋,仿佛像在扳算念咒

□徐明友  
菜园里的辣椒,开出  
白色的小花朵  
茄子们业已结束,紫色的声音  
跟阳光混搭一起  
墙角的一行扁豆,尘埃中压  
低着身子

它在等那个  
月下,能跟它开口说话的人  
而篱架上的藤蔓,吐解禁后  
的绿丝

向天空涌去  
蝉声还没来,八十一岁的母亲  
一边浇水  
一边把落在身上的几只蜜蜂  
赶到丝瓜花上

□李佩文  
虽是初夏,依稀可闻  
风中热辣和海风咸湿的味道  
小草蓬勃,树木葳蕤,花香收  
进青果

我种的淮山苗嗖嗖地,向天  
花板要天路  
鸣蝉正在酝酿,如何以压倒  
一切的攻势  
征服夏天,赢得爱情  
大街上盛开裙的花,花香步  
步惊心  
男人惯用汗水说话,也求证  
春华秋实  
小孩子冲进水中,把夏天当  
成最亲的人

□任聪颖  
除了高楼还是高楼  
除去灰色的线条,空白  
即是阳光  
阳光在天空堆积,拥挤  
我拥有的  
是被挤下来的那部分  
我把“看到”理解为“拥有”  
我把看不见的“存在”  
理解为“虚无”  
比如,记忆里的六月  
正在收割的麦田,以及在  
麦田里起伏的村庄

□董贺  
在宽阔的河滩上,水声依稀  
小柳根鱼从这边游到那边  
一只戴胜鸟从头顶上飞过  
在它的眼里,人  
和牛羊没有区别  
脚入水,熟悉的凉  
我相信感觉,不再相信  
那浩荡的颜色  
我相信风,不再相信  
那在沸腾的光,故乡的夏天  
一个人,在这里守着  
多年前的流水

□晨叶  
明明有路,人们却  
喜欢往树荫下走  
树荫是阳光撕下的补丁  
曾经,缝补过  
昨天的破洞  
人在河里是没穿衣服的  
石头。河流长出  
一棵处处维护人类的大树  
我现在就在树下  
听蝉鸣讲出自己的痛处  
也想树冠更加宽阔  
挫掉阳光的  
锋芒,像镰刀拥抱着子

□灵芝  
暮色四合。行人和车流渐次  
稀疏

一些葱茏由远及近落进了眼眶  
一些金蝉正在脱壳的路上  
微风送来布谷鸟的传唱  
鸟雀们跳跃在枝头  
一个女人,放下了昨日的忧伤  
在撇捺里铺路架桥  
她那静若菩提的样子  
像是在渡人,抑或是渡己

□刘白  
抚柳、写字、听风  
读《爱莲说》  
汲取荷叶上的露珠  
烹制新茶  
整个夏天  
我坐在荷塘边  
知了躲在树荫里唱单调的歌  
听青蛙躲在池塘里频繁地鼓噪  
而我,躲在生活的阴影里  
斜倚在映红楼的栏杆上  
练习抽烟  
一支烟还没抽完  
天色就暗了下来  
荷塘边萤火虫星星点点  
如同没有抽完的烟头  
忽明忽暗

“端木伯在家吗?”谭光荣见门敞开着,先在屋外喊了声。屋里出来一妇人,外形清瘦单薄。见有两人立于门外,她拍了拍衣服说:“哦,是谭书记,进屋来坐!”

谭光荣认得,这是端木遼的媳妇金花。他跨步进屋,问道:“端木伯呢?”  
“里屋看电视呢。他爹,谭书记来了!”金花招呼两人坐下,用手指敲了敲房门。半晌,里屋除了音量不高的电视节目声,没其他动静。她又把里屋的房门打开些,提高了嗓门:“谭书记来了,找你有事哩。”里面仍没有其他声音。

过了许久,才听见里屋“吱嘎”一声响,像是原本吃重的藤椅突然松开伸展发出的呻吟。又过了一阵,一个身影从门缝处挤了出来。

二  
自村委会贴出仿清街项目征地的告示,守着这座老宅的端木遼就心神不宁了,他几次对妻子说:老太婆,这阵子左眼皮直跳,恐有祸事!

这块宅基原与前面的地地连成一片,是个占地十亩有余的大宅院,共有房屋十多间。1949年前,这里是大地主端木方也的府第,1949年全家弃宅出走,南下的解放军便把这里作为作战指挥部。1950年这片宅院分给了六户贫农,端木遼的爷爷以赤贫的身份分得其中三间。传说其祖父当年拿着房钥匙老泪纵横,要子女当众立誓:保卫祖业,传子传孙。

端木家的祖训很快遇到了考验。1982年秋,乡砖瓦厂的一位技术员偶尔来此处,他带了把斜刀,这里掘掘,那里

捏捏,竟发现新大陆般嗷嗷直叫:“终于找到你了,太好了!真有这等好泥性?!”不久,乡政府派人来与村里洽谈,要把这块宅基列为乡砖瓦厂窑泥基地。

支持国家建设是政治任务,加上还能让这里的每人多分四分承包田,六家住户中很快有五家与村里签了搬迁协议,唯有端木遼的父亲不为所动,谁做工作也白搭。村里没法,只得说服乡里留下那三间老屋。

端木遼没料到,平静了三十年后,风波再起。一想到坚守了大半辈子的三间老屋,可能最终无法让自己死在里面,便刀绞般难受。他闭起眼睛,塞起耳朵,做起了鸵鸟,想以不看、不问、不听,抵挡来自外面的威胁。

然而今天,他还是等来了乡村干部上门办事。

“哦,是谭书记,有什么事吗?”走出房门的端木遼不冷不热地招呼了声,没瞅坐在条凳上的曹拥军一眼。

“这是镇政府的曹镇长。”谭光荣脸冲着端木遼,拿手朝曹拥军比画了一下。

“曹镇长?不认得。”端木遼似笑非笑地回了句。

“这样,端木伯,我们开门见山,村里下发的拆迁补偿方案您看过没?”见对方不理睬,曹拥军单刀直入,把话题挑开。

“没看,也不要看。”

“这样不好,您还是要看下。简单地说有三个方案供选择,一是现金补偿,二是现房安置,三是现金补偿和现房安置结合,具体每个方案都有详细算法。”曹拥军眼睛直视端木遼。  
端木遼拉了张矮凳坐下,看着地面。

## 花开如梵音(散文)

□马国福

春天的小音箱,蜜蜂是最浪漫的调音师,最擅长拿捏那些花朵芬芳的秘密和心事。四季花时,忙忙碌碌的蜜蜂不断地迁徙,从北国到南国,从山川河谷到平原湖泊,这是时令的长征,亿万朵花对它们倾诉心事,它们也耐心倾听和花朵朵朵交换音律,真是花田里最富有最殷实的收藏家,收藏了亿万朵花最好的青春年华里最幽微优美的歌声。每一棵树都是微型的香气博物馆。美是短暂的,疼痛的,也是深刻的。声音消失在风中,香气也消失在风中,而生命的美感并不因风的消失在陨落。有天早上,我散步的时候正在对焦拍照,一簇簇鸟鸣惊得玉兰花瓣簌簌落下,造成一次美学事故。不由得遐想:这事故中鸟鸣产生的空气波与花瓣彼此摩擦的声音,有着怎样微弱的撕裂与呻吟?每一次花事,每一次绽放与凋零,不就是日本茶道中所讲的“一期一会”吗?只有珍惜每一次遇见,把它们当作生命里的最后一次遇见,才能感受凋零带给生命的仪式感和深刻体验。美好的声音令人疼痛惋惜,正如《心经》所说:如梦亦如幻,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有天黄昏心血来潮,到园林路海边的海港引河畔去看油菜花,听油菜花在夕阳下竞相开放的声音。油菜花的擂台赛,这样血肉与共的菜根,在泥土里缔

结盟约,配得上浩荡的排场。春风巡游,它是春天里最大的王,凡它过之处,个个都得以赏赐桂冠。亿万十字花科的表情,每一张脸上照见生命野性蓬勃的自信,中国文化里的金黄在一张张生动的脸上洋溢开来。藏身于微笑的海洋,黄金的肤色在呼啸,泥土仁慈,从来不吝嗇体内的私藏,它原谅了我的鲁莽,把一枝油菜花折下来,插进一个孤独被遗弃的破缸。细小的田埂如城市扩张后令土地紧张的腰带,一寸山河一寸金,这么浩瀚的美,呼啸着春天的交响,只有脱离了核心地带,才能勃发出生命原始的张力。我不想辜负这样的时光,哪怕短短几分钟,沉浸其中,接受天地恩赐,也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仪式和收获。鸟鸣击穿花香,霞光摩挲过油菜花海头顶,如山河滚烫,庄严肃穆,而我也接受了一次恩宠,内心的宇宙因此在两厘米的十字花缓慢开放的声音里渐渐辽阔起来。

所有洁净的声音具有母性和佛性,它们带有一种天然的治愈功能,修正我们在这个纷繁变奏的时代紊乱的内心秩序。淡淡的天籁让我们回归,回归最初那抹炊烟、牛铃、狗吠、鸡鸣、晨风、晚霞,恬静安宁如创世之初,天地清明不混沌,世界洁净无杂尘。自然的音乐课堂里,所有都能清洁发声的生灵都是

## 闪烁的记忆(散文)

□朱朱

学,他的妈妈会把硬币塞进墙上的砖缝里,开学时拿出来不够,孩子的爸爸会走十几里山路去亲戚家借。尽管我小时候仍旧算不上富裕,但已经有一个国家干部身份的老爸,肯定想象不到当年那个山里小男孩借钱的窘迫和翻山越岭的狼狽与疲沓。

老爸成家后,带着新出生的哥哥回了趟老家。据说他的妈妈看到美丽的南通儿媳和眼神明亮的孙子非常开心。踏上回程的那一天,老爸一步三回头,他的妈妈靠着门槛不停地抹眼泪的画面,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眼前生活的不易会冲淡人们心中的伤感,隔了许多年以后。老爸回忆,那时候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彼此都知道,说不定就是最后一面。奶奶去世以后,老爸的姐姐,我的妈妈仍旧会给他做鞋子,老爸

不顾同事异样的眼光依然穿在脚上,土布纳的鞋底,走起路来更踏实更舒服。

上周湖南的表哥表姐来看老爸,闲聊时免不了提到往事,那时我们这些多小辈才知道,老爸在整个家族里是多么优秀。他吃过生活的苦,深知学习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对我的学习抓得特别紧,偶有一次失误便觉得天塌般暴跳如雷。尽管他一直谨小慎微尽心尽力养育我,但因为我的叛逆和无知,依旧吃了不少苦。曾经觉得自己的不顺都是因为拼爹不过,觉得老爸观点落伍陈旧毫无用处,听多了他的成长故事,也越来越理解当初他的焦虑和暴躁的原因。看到他一天天老了,当初的抱怨因为慢慢理解而变成了愧疚。

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大

“该项目对我们村的重要性,您老想必清楚,一期就要投入一个多亿,边上几个村都在抢这项目。您想想,人家拿了大钱帮我们搞建设,还能让村民获得土劳保待遇,这好事得修多少福分才能摊到咱们身上?端木伯,您是村干部家属,可得大力支持哟!”谭光荣边说边递了一根烟过去。

端木遼没有伸手接烟,他面无表情地抬头和谭光荣对望了一下,很快又转向别处。

“领导关心咱,你就好好说!”金花看不过,伸手拉了拉端木遼的衣服。不料,端木遼勃然大怒,扭头把媳妇推开:“你个娘们懂什么,一边去!”说罢,他立起身来,掷下一句:“我跟村里说过了,不搬!”说完,转身进了里屋。

端木遼的犟劲是出了名的。但这次他在仿清街开发项目上的不合作,惹恼了期待借此让生活升级换代的一宅人。

按规划,这片宅基加上周边的自留地共二百来亩地被列入仿清街开发项目区,将打造成旅游景点。项目区里的二十多户村民不出一分钱,搬入二里路开外的现代化农村集居区,有现成的标准楼房,还可获得一笔不菲的搬迁补贴。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本的纯农户从此可摇身一变,成为享受土劳保的居民户。

而现在,几乎要到手的福利可能因端木遼的固执变得不确定了。于是,他们把一肚子怨气泼洒到端木遼身上。

旁人明里暗里施压,他端木遼顶得住;婆娘整天耳边唠叨,也全可不予理会。端木遼抱定一个想法:甭管软的硬的,我就来个王八咬筷子——死不松口,能把我咋的。(上)

优秀的医生,它们的声音就是一剂剂良药,引导我们在尘世的困顿中,懂得暂时的忘却与放下,在真正自我与自然融合中,碰触灵魂。

如果有一天,有人收集各种天籁之音、童年之音、人间烟火之音、生命蜕变之音等等万声千音,按照不同的分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性格等,成为一个有机有序的声音系统,建成声音博物馆来净化我们千疮百孔的心,让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不同的情感状态下走进这个博物馆,领取自己所遗忘、生命所缺少、精神所亟须的那部分声音,那将会是怎样一番场域呢?

《瓦尔登湖》里有句话很好,我非常喜欢:“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能保全的。”我想生命周围那些自然、朴素、寂静的声音不就是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品格吗?人到中年,更喜欢专注于内心的声音、欢喜与丰盈,更喜欢微小和幽微的事物,这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点缀了日常生活之外的经纬度,形成自我的小宇宙。在一器一物、一曲一调中照见心性,循着同频的声音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拍,不是因为清高也不是因为冷漠,在大千世界里既和光同尘又能守住内心一平方米的寂静,与时光同频相悦,何惧岁月催人老?

致意思是遇事有一个人可以埋怨是幸福的。从前那个头发根根竖起顶天立地的老爸变得蹒跚,我遇到挫败再也不好意思找借口赖在他身上,尤其是他年年渐长对当下的记忆若隐若现,我变得越来越恐慌,对工作和生活都尤其谨慎,感觉出了一些批漏都是对他的辜负,懊恼从前的荒废不努力导致如今没有万贯财富可以让他拿来炫耀和欣慰,甚至还忍不住要去蹭饭。上个月老爸住院调养,老妈一直在照顾他,老爸有一瞬间不记得眼前的老太太就是老伴儿,我去医院看他时他拉着我的手说:“刚才有个老太太挺好的,给我喝蜂蜜水,跟你妈一样也会念佛。”老妈听完,微笑的眼神温暖而潮湿。我紧紧拉着老爸的手一遍又一遍告诉他,谁是他的老伴,就像从前他一次次教我作业一样。